

三彩风·文苑

静默红旗渠

□刘祺轩

穷山恶水是我对林州的第一印象。尽管南太行“巍峙天下”的名声在外，如雷贯耳，但我很难看出这里——红旗渠的水流淌之地，除了山高崖陡，还有什么可以称得上景观的地方。

第一次见到红旗渠时，我着实大吃一惊——这赫赫有名的“人间天河”，窄得超乎我的想象，而且因为重重山峦，它是一截一截呈现在面前的。导游把它比成一条“荡气回肠的玉带”，我的心里真是一百个不赞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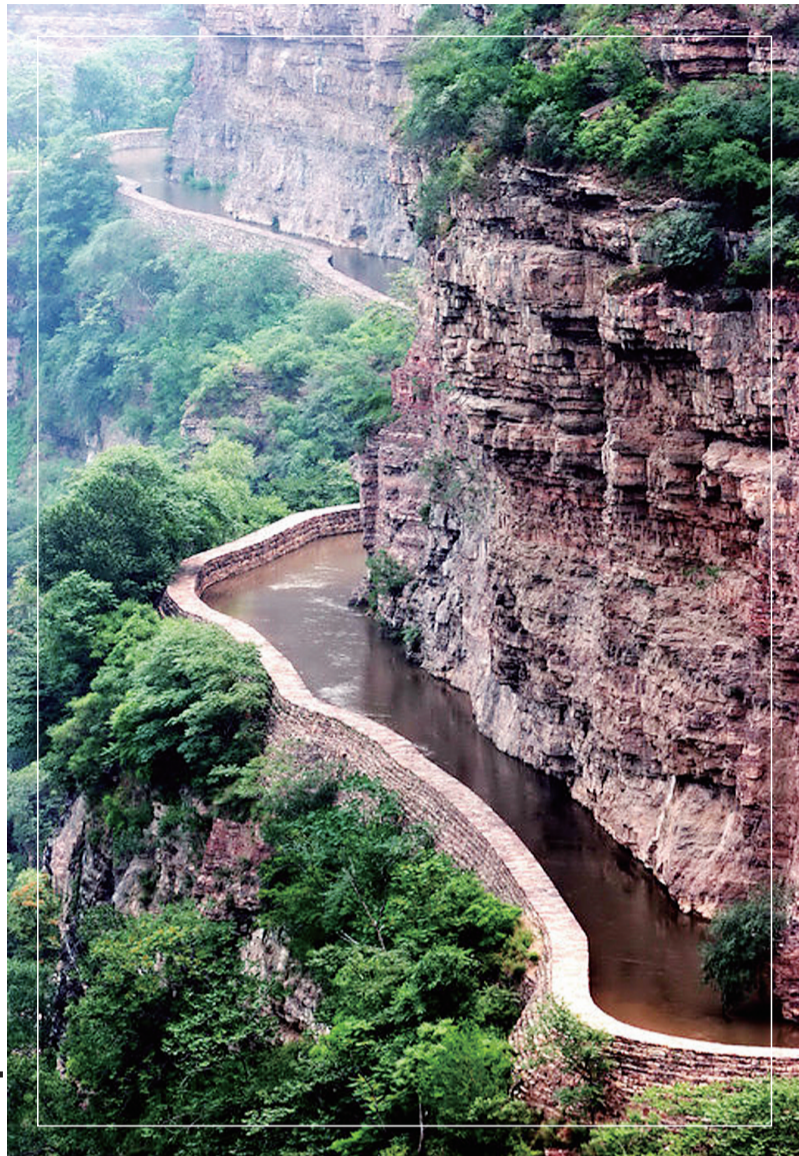
下车后，我们步行进入一座纪念馆。虽说它是供游人参观的地方，但只是一幢灰头土脸的二层小楼，褐色的墙漆已经斑驳。馆内灯光明亮，我们按照规定的路线，看着一张张有注解的照片。突然，我仿佛被勾去了魂魄一般，直直地站在一张照片的前面：

山壁陡峭，与布满尖利碎石的栈道构成令人胆寒的九十度角。一根麻绳，一端系在山壁的楔子上，一端吊着一个男人。这个男人疲惫不堪，四肢耷拉着，躯体平行于山壁。人们一定

会以为他死了——如果没有那双眼睛的话。照相机留下了他回望的样子，他的那双眼里有着不同寻常的力量，仿佛是一种信念，抑或是为自己感到无上荣耀。

那之后我又看了些什么，我的脑海里没有丝毫印象。我只记得当我走出纪念馆，看到对面耸立的山壁，还有被生生凿出的红旗渠时，我的脑海里又浮现出那个开山凿渠的男人。他，作为成千上万开凿这“人间天河”的林州人民的一分子，被悬在山腰，度过了一天又一天而全然不惧，他手执最简单的工具，拼尽全力为最后的胜利而日夜不息地劳作着。我感受到了一种震撼，十分纯粹，十分有力。

下山途中，只要红旗渠出现在我的视野里，我就会凝望它。偶尔，我凝望的目光会与站在路边避让的村民们相遇。他们无声地站在那里，在山水静默的背景里，使我生出对大自然、对劳动人民的敬畏之情。



(资料图片)

清流浣衣

□贾春红

少时，我居乡村。每逢夏季，雨水渐多，瘦瘦的溪便丰满起来，浅浅的滩变成了幽幽的潭。

黄昏，我挎着竹篮到溪边，水清澈见底。来此洗衣的多为上了年纪的妇女，三五扎堆，边洗衣边唠家长里短。年轻姑娘则微眯着眼睛，长发垂逸水面，衣裳在清流里时隐时现。

我脱掉鞋子，将上衣和裤腿高挽，踏入水中，捡溪边干净的石板搓衣。双手浸在水里，心中也似有了一股清泉。没入水中的衣服饱吸水分，畅快、舒展，抖起轻拧，用皂角在衣物积垢处反复涂抹，大件的衣物，如被面、床单之类，需用棒槌敲打，反复敲打后，双手拽住一头，放入清溪中，任其在水中舒卷。

我一边洗衣，一边想着女孩儿家细细密密的心思。噗的一声，一朵水花溅起，乱了思绪，抬头，只见邻家姐姐正对着我笑。我弯腰，向她站的地方撩水。

童年的笑声宛在耳边，“洗衣捣碎清溪月”的日子一去不返。

也许是早年浣衣情结深种，至今，一到夏天，我还是喜欢动手洗衣。手洗的衣物格外干净，既锻炼身体，又节水省电，我乐此不疲。

清晨，我站在阳台上，呼吸着新鲜空气，哼着曲儿，轻快地洗衣。微凉的水如丝绸般在指缝间流过，一双手轻搓慢揉。女儿的裙

子上有菜汁残渍，我并不觉得厌烦，顶多在心里嗔怪一声：这个小妮子。爱人的衣衫带着他独有的气息，这是他在为我和孩子奔波的途中沾上的汗水与薄尘。我用心揉洗，一件件衣物在我手中变回了本来的模样。

洗干净衣物挂到晾衣架上，滴着水，形成一道水帘，仿佛幼时顺瓦檐落下的雨滴。我把花花草草都搬至衣物下面，让水滴到花盆里。绿萝被水滋润，叶片翠绿；兰草舒枝展叶，越发清灵；茉莉花苞藏而不露，隐隐透出点儿白，似锦盒中珍藏的美玉。

我静静地看着淌水的衣物，看着美丽的花草，安享此刻的闲适与静好。

生活中不乏有人抱怨洗衣之苦，文坛奇女子张爱玲也不例外。《倾城之恋》取材于《诗经·柏舟》中的“心之忧矣，如匪浣衣。静言思之，不能奋飞”。被胡兰成扰了静好岁月的才女，在洗衣时，只闻到了脏衣服的气味，心中的幽怨抹不掉，好像没洗的脏衣裳。

凡夫俗子的我当然不会从洗衣里悟出什么道理来，我只管做好自己的事情。清清水流，浣爱人之衣，有什么烦恼不能荡涤干净？孩子的笑声，温暖了这个家，爱人的汗水，撑起了这个家，心中被爱意填满，就没有时间抱怨。

当我们老了

□马余丽

不知从何时开始，你常常憧憬老年生活，可我不想。

暗夜里，我依偎在你的身旁，听到你说：我老了一定回黄河滩，种菜、种稻子、种玉米，养鸡、养鸭、养鱼。对了，我还要再养一匹马，每年春节，马驮着我，我带着农产品，给儿子送年货。

你一遍又一遍地说着，我眼前尽是鸡、稻田，还有你骑马的样子。

40岁时，你开始行动了，回老家盖了新房。

夏天，你拉着我的手说：走，我带你提前去过老年生活。

在黄河岸边，你带我熟悉你踏过的河流，你兴奋得像个孩子，攀堤坝、跑岸边、上浮桥……在城里，你总是闷闷地不多说话。

六月，小小的青蛙在黄河岸边蹦着练技能，灵巧可爱的样子让我动了童心，一把捉住放到水瓶里看它游动，一只蚂蚁行色匆匆，被你捉住。你说：想当年我睡在堤堰上，蚂蚁弄得我胳膊红肿，今儿我必报此仇。

我们的视线落在水中的小岛上。你呢喃：岛上还有少女在河之洲吗？我说：河岸上爱过的少年还在辗转反侧吗？等回过神来，再看瓶中物，只有青蛙在水中游泳，蚂蚁不见了，我打开瓶盖，四下找寻，然后大笑——蚂蚁悬在瓶盖内侧无水区，正转着圈寻找逃出口呢！

午时，我们路过瓜庵，看见躺在瓜秧

间的圆滚滚的西瓜，顿觉口舌生烟。看瓜老伯一刀劈开西瓜，我们吃得无比畅快。我忽然想起水中二友，只见蚂蚁稳稳地卧在青蛙的背上，优哉游哉，再看青蛙，它肚皮鼓起，眼睛无神。我赶紧打开瓶盖，将瓶子置于地上，蚂蚁仓皇逃离，青蛙却软绵绵地气息全无。你慌了，轻轻掂起蛙腿，把青蛙肚里的水倒掉，青蛙还是不动。你急了，托起青蛙的嘴巴，俯身做人工呼吸，青蛙终未起跳。

我们继续前行，一路无话。

岸边，老农弯腰割麦，你手痒难耐，抓起镰刀，一把揽过一大片，唰唰几下，麦秸为你倾倒。你回首，英雄般哈哈大笑。

一群羊有一搭没一搭地吃着草，牧羊人手执木棍，背佝偻里。你摸出兜里零零碎碎的钱，全给了他。

天上飘过几团乌云，下雨了。稀稀拉拉的村庄，像缀在河岸上的水稻、绿豆、芝麻。前面是大姐家。稻田里，一群人头戴斗笠，裤腿高挽，正弯腰插秧。你随口吟诵：手把青秧插满田，低头便见水中天。六根清净方成稻，后退原来是向前。

你跳进稻田，抓起秧苗，插进田里，秧苗有了水，喜滋滋地扎根。大姐家的荷塘里，荷花粉嘟嘟地开着。

夜里，在我们宽敞的新房里，我躺在你的臂弯里，想年老以后的日子。你鼾声起，我晃醒你：咱们啥时候老呀？

你嘟哝：快了，快了。